

六年前的今天，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更有生命，一半天空都在翕歛地临终，像某个稀有的祝福，衬得一场只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死亡悄无声息。

全宇宙

THE END OF THE COSMOS

至此 剧终

落落

著

I
—

T H E E N D

全宇宙
至 O F 此
剧 终

T H E C O S M O S

I

落落
著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天都

目 录

CONTENTS



序章

Prologue < 001

第一章

Chapter . 01 < 031

第二章

Chapter . 02 < 059

第三章

Chapter . 03 < 093

第四章

Chapter . 04 < 121

第五章

Chapter . 05 < 153



第六章

Chapter . 06 < 177

第七章

Chapter . 07 < 219

第八章

Chapter . 08 < 241

第九章

Chapter . 09 < 267

第十章

Chapter . 10 < 299

第十一章

Chapter . 11 < 329



Prologue / 序章

【“愿你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亏她说得出口”】

【“好像在看电视一样”】

【“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能耐”】

【“十几岁时确实不懂”】

“愿你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Good luck” “我一直都在”。

她仔细贴着星星图案，

在“未来”“明天”“一直”之类的关键词旁闪闪发光。



【“愿你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草地上一块黑板报摆了有几天，大致内容说小区水管腐朽老化已经严重影响水质云云，拟召集各位居民代表开会讨论维权事宜。关键字用红色勾了一圈黄色勾了一圈，从三楼的窗户望去也依然醒目。

任玥拿着牙刷，旋开的龙头突突喷了几下，随后流出的自来水果然有些发黄。她朝厨房扭过头，母亲一边热着牛奶，同时与丈夫说话。

“当初我就对你说，租房子时多注意一下，不要阿猫阿狗就让人住进来，外面现在乱七八糟的人这么多，谁知道自己会不会碰上，结果你看看……噢！我连提也不能提了？戳到你神经了？这事就你烦心？……”回头瞥到女儿打开冰箱翻出一瓶矿泉水，“你干什么？”

“水脏死了！我要刷牙！”任玥没好气地答。

坐在车厢后排的几名女生一致朝她招手，任玥便又挤过去几步。她脱了书包给朋友。

“写完了么？”

对方纷纷从书包里翻出几页花纸，任玥逐个收过来，兴致勃勃地读一轮：“什么嘛，把我写得好死样啊。”

女生们聚拢了脑袋咯咯地笑。

中考在即，分离就是近在眼前的事，班里最近比作业更繁忙的任务是许多份毕业纪念册，任玥买的活页本，考卷似的每人发了一张。除了男生们依然把字撑得很大，“你到底看了多少言情小说啊”或“少喝点珍珠奶茶，新闻里说是用塑料做的”之类令她稍感失望的留言外，女生们的内容则大相径庭，不仅行文密密麻麻也常常自配插画，更多的是“小仙女”之类让任玥从床上爬起来只为再看一遍的亲昵爱称。

“祝你考取理想的高中。”最是频繁出现。

“我女儿么，市重点先不说，区重点是没问题的。”任玥妈拿视线扫一圈周围的牌友，“其实你们说市重点又怎么样呢？十个里面三个都是靠后门进的，剩下三个高分低能，再三个跟不上进度，最后能有一个冒出头就算不错了。现在外面马路上那些开宝马奔驰的，有几个是市重点出来的啊。我老公哦，七四年下乡去种田，恢复高考时连试卷都看不懂，但有什么关系，他们班有多少现在混得过他的？一只手举出来就能数得清，哦，还是遭受车祸被截过肢的手。”

“你尽说戏话。”牌友们总是心机转得快，一个个顺着接茬，“不过小姑娘么，成绩太好也没用，脑子清楚就行了。”

“确实呀，像我亲戚的女儿，读到研究生博士生又如何，二十八岁了依旧天天关在学校做实验，男友半个没谈过，钱也没挣多少。过去她父母多么趾高气扬，春节年年发邀请，酒店里摆几桌，说是团圆饭，

全程都在显摆自己女儿有多厉害，现在呢，一到过节就像失踪了一样。”

“知道自己做了笔亏本买卖嘛。哪有赔了钱的还出来显摆的。”众人七嘴八舌。

“我就对我女儿说，老妈从来没指望你拿诺贝尔奖，什么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求求你千万别去干。有那些名号还不如将来争气点考出个公务员。记得我前提过，住在楼下那女的有大半年不见踪影了吧？前面还担心别是煤气中毒死在房子里了，结果昨天突然乒乒乓乓忙着搬家，我一问，原来是嫁到英国去了，还拿出她老公的照片。要命哦，手上的毛那叫一个长，蚊子飞进去下个礼拜才爬得出来。但人家不嫌弃呀，就算卖身，拿的也是英镑啊，现在汇率多少，一比十？人活到这种份上，可以了吧？够了吧？……哎，大四喜！”任玥妈哼哼地笑，“和了！”

四周不满声顿起：“你最近运气好得邪门嘛，一礼拜的菜钱都让我们给出了。”

“好什么好，麻烦事一堆呢！”

“哦，那个租客还没找到？”

父母斗气的经过任玥仅仅听了个大概，第二天早上父亲也是冷了一张脸就出门，但仍然扔了沓资料在桌上，任玥拿过来翻几页，看清是份出租合同，半路夹了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黑乎乎的陌生人的脸。

老房子早前以每个月三千块的租金出租——这是任玥和母亲所知道的事，然而才过一个月，租客便失踪了，或者说，无法取得联系。任玥父亲等了一个月，自己又偷偷找了一个月，最后觉得还是要对妻女说明。所以那天晚上的争吵主题难免偏向。

“你瞒着我干什么，算你伟大啊，算你是男人啊？不要自作多情了！”

“早点告诉你，你就能帮上忙？”

“嚯！那你这两个月来倒忙出什么结果了？”

“少听你啰唆两个月屁话就是成果！”

好容易等到两人的枪头方向一致，任玥已经回屋塞上了耳机，流行歌曲前奏响起之前零星听见母亲愤愤的一句“这种缺德坏死不光的”。

任玥妈的怒意也有理可循，因为租客的个人物品还原封不动地留在房里。“想扔不能扔，否则理亏的是我们——竟有这种事？！房子等于被迫闲置着，我哪受得了每月三千块的损失！就算有押金，也就一个月的钱啊，照样亏着啊！”她满腹牢骚，频频找人诉苦。

“怎么办？咨询了派出所，方法虽然有一——把缺德坏的东西打包收拾走，我们就能拿回房子。但需要保管那堆垃圾两年。两年内对方不现身，才能随便我们处置。”她义愤填膺，“整整两年！整整两年！”

老房子是任玥打小居住的地方，虽然硬件普通，但好在地段尤佳，七十几平方米有卫生间有煤气，配上简单的家电也能租到不错的价钱。任玥妈原本想好了，先收几年租金，日积月累后也是笔丰厚的外快。“你读高中的学费我要出吧？你读大学的开销我要攒吧？”她回过头来盯着任玥看，“将来你结婚，嫁妆哪里来？反正你是房门一关，耳机一塞，电脑一开就什么都不用管。”

任玥恨恨地别过脸，可过一会儿又不得不转过头来：“我周末要出去一次。”

“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干什么？”

“礼拜六。班级里搞了个告别联欢会。”

“都快考试了还折腾这些乱七八糟的。”抱怨归抱怨，家长并没有否决的意思，“正好后天我跟你爸也要出门。”

“去哪儿？”

“去老房子里收拾啊。我昨天上门看了一次，那个缺德坏的垃圾还真是多，抽屉都装得满满当当，房间里居然还有张婴儿床！”

等任玥从母亲的唠叨中逃身出来，她躲回房间，桌子上摊着课本、纸笔，以及平均每天三四本来自同班同学的毕业纪念册，可谓业务繁忙。但回想曾有朋友收到任玥的留言后被感动得哽咽，女生内心的满足顿时毋庸置疑，这也大大助长了自己的干劲，她全情投入，连收藏许久的立体贴纸也不惜动用出来。

“你是我心中最……”“你是明天的……”之类，除了为每个人都设置着光亮的头衔，偶尔也引用歌词，诸如“与你共度的年华，让我的回忆很潇洒”，等等。即便不可避免出现众多重复内容，但任玥自认为写来全是真心：“愿你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Good luck”“我一直都在”。她仔细贴着星星图案，在“未来”“明天”“一直”之类的关键词旁闪闪发光。



【“亏她说得出口”】

联欢会很热闹，最后合唱时人人都忍不住觉得自己是以一份成年人的情绪在悲伤，毕竟词写得那么壮丽温情，“希望”和“人生”就在唇齿间或扁或圆地定型，任玥和她的朋友们要在两三个小节里唱出它们的高与深，只有把过去十几年的日子放缓数倍来举证，直让她在回家路上，脚步也踩得有些虚软，等到手机响了半天，任玥接通后听见母亲的声音才醒悟过来似的站住脚。

“你到家了没？”母亲声音急吼吼的。

“就在楼下了。”

“那你到家后找隔壁徐阿姨借下他们的摄像机——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联系好了——然后赶紧送到老房子来。”

“啊？干什么？要那个做什么用？”

“别提了。我和你爸收拾东西的过程还得全部拍摄下来才行，派出所的人也不早些提醒，脑子装在裤兜里，就这点办事能力……反正你

赶紧过来。”

等任玥赶到，父母正等在房门前。任玥妈眉头稍微舒展，随后却再度烦躁地开腔。女生逐渐明白原来为了避免日后惹上麻烦，上门收拾的过程得有全程摄像作为证据。“免得将来对方反咬一口说什么存折本不见了金链条不见了，这种缺德坯就是门前列着两尊兵马俑你也拿他没办法啊！”

“我来拍吗？”任玥问。

已经很久没有踏足过，整个老房子完全变了样。任玥环视四周，目光里充满了陌生的碗筷、书本、衣物，垃圾筒换了摆放的位置，连床单也从熟悉的淡黄色变成天蓝色。整个感觉仿佛看着自己的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带来不适与嫌恶的心情。而书架旁边果然放着一张婴儿床，与它相呼应的是墙上原先贴着漫画海报的位置，此刻由奶粉厂家赠送的招贴画替代——金发碧眼光屁股的外国娃娃抱着等身大的玩具奶嘴。

“这家还有小孩啊？”她向父母发问。

身后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扔下一把青菜的油锅般忙乱起来，任玥妈拿出七八个蛇皮袋，她顾不上女儿的疑惑，利落地把被褥床单连带着棉絮整个卷起。“你别来帮忙，你只管拍就是。”她喝住女儿。

“哦……没问题么？”任玥总觉得怪异。

“有什么问题。难不成房子就一直空关着？缺德坯倒是舒服，拿这里当免费仓库是吧？”任玥妈装满了一大包，又扫过床头的闹钟和几面相框塞住空隙，她随后指挥丈夫，“你下手那么客气干吗？我们又不是搬家公司，还帮着分门归类不成？只管往袋子里扫！”

退后几步，任玥站在角落，她举起摄像机，巴掌大的液晶屏幕看来还是昏暗，透过窗户的日光又被防盗栅栏划分，好像厚薄均匀的书页。随即母亲刺啦一声扯下了墙上的海报，草草地卷拢了装进袋子。

清明刚过的某天，餐桌上任玥妈用筷子咔咔戳着碗里的藕块，她脸色因为语调而涨红：“今天老二给我打了个电话，提出想为老娘换块墓碑，说他去墓地的业务大厅问过了，大理石做的还是什么做的，大概五千块，想让我来一起分摊——你说他是不是没事找事？他这副姿态摆给谁看？我反正压根不会搭理的，当场就回绝了。”

“噢，是么。”做丈夫的喝口酒，却是很司空见惯的口气。

任玥回想起来，这应该是从清明扫墓延续出的故事。那次任玥也跟着父母去了。和往年相比，整个墓园不仅新辟出好几片，规模扩大后人流也急剧上升，私家车从园门一直停到两千米外的国道入口，任玥家搭乘的公交大巴就在这两千米上磨磨蹭蹭地挪了四十多分钟才终于抵达。

“可他就来劲了，好像拿着本演讲稿，完全是道德标兵的模样，一口一个‘尽孝道’。又说我不该那么死抠着钱。我抠怎么了？我就是吞下一块钱也只肯拉出五毛钱的铁公鸡怎么了？老二也不看看他现在住的什么地方，我住的什么地方？他出门开的什么车，我出门骑的什么车？说难听点，我就算骑着自行车闯过红灯去撞他那辆马自达，交通法规还得让他赔我点损失费呢，连法律也判定我是弱势群体，凭什么我要跟着他一起给老娘换墓碑？”

“你弟弟现在过的日子和我们不是同一个水准，当然眼光也高了嘛。”任玥爸安慰道，“你听过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我就是气他这一点！我前年炒股想管他借点钱的时候，电话挂得那叫一个快，现在倒有脸回拨过来，这个垃圾货……”

“不过外婆的墓是挺寒酸的，比起外面那些新立的就好像是旧社会的。”任玥忍不住插嘴，“换掉的好。”

“……你口气倒是大的，你每个月挣多少？”任玥妈冷不丁遭遇内部叛变，语调瞬间拔高，连碗也放下了，“还‘旧社会’，你知道什么是旧社会？说话轻飘飘！你天天喝牛奶吃蛋糕长大的，就以为你爸妈

是银行行长了？钞票都是橘子皮，随手往外扔也不用心疼的？你爸妈挣点钱容易吗？你爸那个肝就跟定时炸弹一样，你妈我都申请提前退休了，每个月搜光刮尽总共三千块的退休工资，你数数清楚后面是三个零不是四个零五个零！你就是平时不三不四的书看太多了……”

“和这个有什么关系？”任玥跳起来，“东拉西扯有意思吗？！”

“好了好了。”任玥爸出来打圆场，“女儿也是对外婆感情深……”

“她深那她将来自己赚钱去换。反正我一分都不会出。凭什么，老娘过去又没对我特别好。当年那只玉镯子，一声不吭就送给了老二，还遮遮掩掩地怕我知道。她做到一碗水端平了吗？现在要我分挑，门也没有。早就两脚一伸烧成灰的死人，上面哪怕竖个金碑银碑她能看得到？”

话题好像也被什么东西推了一把“嘎吱”关闭，谁也没有继续吭声，任玥眼角里斜觑着母亲的侧脸，她刚烫不久的头发乌黑油亮，显得整个人更为理直气壮。也是任玥最为熟悉的那种气息——强硬的，不容辩驳。母亲好像一枚印章，对任何事物都拥有盖棺论定的权利。每每此刻，任玥总觉得内心里有许多符号跃跃欲试想挑战什么，但临到头却纷杂无章毫无用武之地。她想反驳母亲，与之大吵一架，或者更强一些——刺伤她。可她具备的终究只是一些气急败坏的情绪，它们有如气味刺鼻的硫黄、硝酸钾，或木炭，但依旧离最后那颗被火药发射的子弹还有太多太多的步骤欠缺。

曾经有过一次，任玥怀抱着某类阴暗的冲动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市侩？”原本预料中会爆发的冲突，又出人意料地平静收尾，任玥妈坐在饭桌上剥着蚕豆壳，头也不抬地回答她：“市侩怎么了，市侩又不算坏事。”

那一刻任玥哑然着，只觉得成年人确实拥有太狡猾的手段，为使自己的权威能够坚定立场，他们可以随时放弃准则。“什么时候开始，市侩变得不是坏事了？”女生完全嗤之以鼻。像自己母亲这样，很久

以前她不知从哪儿搞来一件公交售票员的灰色外套，就为了享受乘车免票的待遇，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每次出门都像战士随身携带自己的武器那样穿了有近一年。“说声‘同公司的’就行了，一分钱也不用出。”任玥妈口气里透着满足，“‘公交’‘公交’，‘公共交通’呀，什么叫‘公共’你懂么？”……以及一如以往的理直气壮，不容辩驳。

就好像她眼下用相同的口吻宣布“市侩不算坏事”一样。

任玥仿佛看到一截被挤到尽头的牙膏，而母亲在桌角上压了半天，末了还会拿剪刀出来，总之要耗尽最后一滴的那种极端式的抵赖。女生毫不犹豫地扯着嘴角显出轻蔑：“亏她说得出口。”

下午四点刚过，一家三口从老房子里离开。个个都被汗水搞得很是狼狈，也同时想起最近小区正在遭受的水质恶化事件。“物业本来就是一群废物，踢一脚他放一个屁，踢一脚他放一个屁，你不踢，他连屁都懒得放了。那怎么办，等他修好之前你都不洗澡了？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咸菜？越酸越好？”任玥妈一边催促着女儿，又回头向丈夫道，“赶紧把电话都打完吧。”

任玥爸爸挥了挥右手中的话筒表示已经开工。

他面前摊着一沓名片。

三人是中途返回的，打包的活并没有完成——整理过程中有个抽屉被打翻了，零星杂物掉了一地。其中包括十好几张名片，它们花花绿绿地覆落在任玥爸的鞋面上。他弯腰正捡，突然停手：“等等。”

“怎么了？”任玥问。

“等等，我在想这些名片应该都是租客认识的人，或许我可以打电话给他们。”

“嗯？”任玥妈在脑海里迅速立论推论，接着她风风火火地把扫帚一扔，“没错！对啊！也许就能打探出缺德坏的下落！”

因而等到任玥皱着眉头走出浴室，她揉干头发后又把毛巾举到眼前对着灯泡仔细确认，疑神疑鬼是不是自己已经满头黄锈色。那时她便听见父亲打电话的声音。

“喂，请问是××小姐吗？你好，我是……”

“我想向你打听……”

“是这样的……”

他的语气俨然是柔和的，没有半点咄咄逼人，甚至也听不出焦虑。除了腾出的左手把面前一沓名片捻了又捻，让它们纷纷抬出一个翘首以盼的脑袋。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去做功课？今天都没碰过书吧？”从厨房传来任玥妈的喊话。

女生看了眼挂钟：“……不是快吃饭了么？”

“没那么早！别满心思都是吃！”

“你们小声点！”任玥爸按住听筒颇为不满地打断，旋即转向电话那头，“嗯，是的，很久没能联系上了，我就害怕别出了什么事吧。是啊是啊……房租倒算不得什么，也没多少钱，关键是令人很担心啊……”这也是回家途中父母商讨出的通话方针——避免对他人透露自己的本意，而将谈话重点落在对租客的关心上面。“你一说‘拖欠了我们半年房钱’，没准碰上个通风报信的，缺德坯躲得更远。”任玥妈骑在丈夫并排，两人投入地商量。而那时任玥坐在父亲的车后座上，手里握着枚软绵绵的肯德基甜筒，充斥在她脑海的是如同进入重播阶段的毕业联欢会，还有许多份各具特色的毕业留言，一个个蛊惑性的词语再度跳跃而出，她好像草地上那块小黑板，远远看去全用红笔勾了一圈黄笔勾了一圈关键字。借由地表的温度，暑热带来迷蒙与甜腻的假象，使得整个世界又回到一些与幻想有关，与期待有关的轨迹之上。



【“好像在看电视一样”】

中考的排场比想象中平静。确实原本连新闻里也没有拿出多少篇幅进行报道。好像插播个广告的时间过后，待再开场便已是最后一门了。任玥在路上遇见同个考场的朋友，聊起最多的还是对之后漫长假期的安排。

“我妈说带我去日本。”

“啊？好羡慕！”任玥嘴巴张得老大。

“什么呀，已经缩水了，本来说带我去埃及的。日本这种小地方，没什么意思。”

任玥忍下自己井底之蛙的眼神：“哦……真的？是哦，一点点大的地方。”

“对啊。哎，那你去哪儿玩么？”

任玥犹豫了半天，才使自己表现得平静，她仿佛也在语气里带出不屑的味道来：“我么，打算让我妈带我去香港转转吧。”

“香港很无聊欸。也就买东西方便点。我用的倩碧什么的，香港要比内地便宜多了。”

“‘铅笔’啊？真的吗？……唉，好像是有点无聊啦，反正就随便玩一玩。”任玥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结束这一段对话，不然露馅是迟早的事，强烈的无力感甚至影响了她的发音，但女生想起还有一件需要咨询的要务，“你以前去一次香港，大概要准备多少钱？”

“我爸妈准备的，我不太清楚，好像上次圣诞去的时候，听我妈后来说，用掉八万多块吧。”

“天啊！八万块！”果然还是难以掩饰，“八万块呢！一次全部用完吗？八万块？！”她觉得难以置信。

就在中考开始前一晚，一家人抱着制造轻松气氛的目的在饭桌上闲谈，任玥妈以喜悦的口吻提起：“周末我们就能存一万。”

“你打麻将赢了这么多？”女生没有放在心上。

“什么？哈哈哈。”任玥妈几乎捧腹，她转向丈夫，“你女儿以为我是赌神了，一个礼拜就赢一万？那倒好喽，我们还用追赶小康啊，换小康来追赶我们吧。”等她回到原先的话题，喜眉笑眼地向任玥解释，“老房子的租金快到手了。加上你爸上次厂里给的分红，凑一凑就可以存一万块呢。”

“噢……”任玥差不多忘了这回事，“找到人了？”

“找到她的朋友了。”任玥爸爸回答。

事情似乎就这样结束了，在它相对不平静的开端面前，还真是个出奇平静的结局。父亲最终在某张名片上找到租客的旧识。一切疑难便迎刃而解。对方不仅表示愿意垫付被拖欠的租金，“也答应过来帮忙